

无岸此爱

CI AI
WU
IAN

那夏

著

爱没有
别的愿望，
只要
成全自己。

万千读者票选那夏笔下人气CP
耗时三年 倾心打磨

一段**酿酒师**
的醇香爱恋

SWEET LOVE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

无岸此爱

CAI
WU
AN

那夏
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此爱无岸 / 那夏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8.4

ISBN 978-7-5500-2766-4

I. ①此… II. ①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60027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此爱无岸
CI AI WU AN

作 者 那 夏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出 品 人 周 政

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

责任编辑 袁 蓉 李 瑶

特约编辑 许 逸

封面设计 小 鱼

版式设计 李映龙 向小腾

封面绘制 ENOFNO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296千字
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766-4

定 价 34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143

本书出版版权归大周 (贵安新区) 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。未经许可, 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。

举报电话: 0731-85184728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Ci Ai Wu An

• • • • •

献给所有因爱疲惫的心。

这一生，你交付过的温柔、承受过的哀痛、得到过的
欢喜，时间终会将它们酿成智慧的醇酒。

你要做的，只是静候——

爱没有别的愿望，只要成全自己。

—
题记

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● 第一章 梦到不愿醒来的梦
- 016 ● 第二章 你是我的酒
- 032 ● 第三章 没有人像她
- 050 ● 第四章 只怕风光太好
- 066 ● 第五章 倒数计时的爱
- 083 ● 第六章 从未
- 102 ● 第七章 她那样傻
- 120 ● 第八章 静止的时间
- 136 ● 第九章 近在千里
- 152 ● 第十章 命定的时机
- 169 ● 第十一章 我不爱你
- 186 ● 第十二章 胆小鬼
- 202 ● 第十三章 问心
- 220 ● 第十四章 岁岁年年
- 237 ● 第十五章 好梦成真
- 254 ● 番外 爱我久久
- 262 ● 后记 温柔



梦到不愿醒来的梦

她想他喜欢自己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
长长久久。

Love me little, love me long.

这是这半年来她头一次做梦。

即使是在梦中，童岸对这一点的认知也出奇的清晰。

梦中的场景应该是她十九岁那年和程少颐度假的拉菲酒庄。当时程少颐还不像现在这样忙碌，法国大学也有别于国内的学府，生性热爱自由的法国人似乎极度沉迷于度假，一年到头，学校总有放不完的假期。

她当时和程少颐正处于热恋期，一旦有假，她就巴巴地跟着他到处跑。有时他要出去谈生意，她就窝在酒店里看书，兴致高时，还会把他的衣服翻出来挨个烫一遍，再心满意足地挂回衣柜。等他终于忙完公事后，他们便会抽出一天左右的空闲时间，开车去附近大大小小的酒庄转转。

十九岁的春天，童岸陪程少颐去了世界顶级的拉菲酒庄品酒。

得亏了他，他们才受到了盛情款待。酒足饭饱后，她一边竭力摆出淑女的仪态，一边迅速地偷偷揉了揉自己吃撑的小肚子。

程少颐坐在她身边，眼角的余光瞥到她的小动作，微微抿了抿唇。

他向来不大爱笑的，这样已算是开心。

能逗他开心，童岸觉得幸福得不得了。

饭后，他与酒庄总经理去谈国内的代理权。童岸自知这不是她能参与的

场合，于是，在得到酒庄工作人员的同意后，她乖巧地走出古堡，决定一个人四处转转。

古堡外就是一片繁茂的草地，傍晚的霞光笼罩着整个寂静的山谷，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草腥气和酒香气。

兴许是血液都忙着流向胃部帮助消化，她竟然觉得有点儿困了，打了个哈欠，席地而坐。

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反正她睁开眼的时候，头顶玫瑰色的天幕已切换成了丝绒般的靛蓝，星星像葡萄籽似的随意撒在天上。她揉了揉眼睛，看见程少颐年少英俊的脸。

那时他不过二十二岁，刚大学毕业，就被安排来法国的分公司开辟疆土。

“啊……少颐，我刚才睡着了吗？”她说着笑起来，脸颊上露出两枚酒酿圆子般甜蜜的酒窝。

程少颐只是点头，没说话，慢慢朝几步之遥的树下走去。

“少颐！”她突然偏头叫他。

“嗯？”程少颐这才慢慢回过头，一双漆黑的眼不动声色地望着她。

“你有多喜欢我？”

他没有回答。

她竟然一丁点也不觉得受到了打击，还自顾自陶醉地说下去：“你不要喜欢我，嗯……不对，我其实是想说，你不要太喜欢我。”

“嗯？”程少颐的眼中似乎终于有了些许波澜。

“没错，就是这么回事！”她麻利地翻了个身，整个人托腮趴在草地上，执拗得像个小孩子，凝望着他，“反正，你会答应我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当时的他，似乎的确是这样回应她的。

童岸梦醒的时候，窗外是巴黎的午夜。

她抬手看了看表，此刻是深夜十二点半。

童岸环视公寓一周，发现空无一人，程少颐果然还没有回来。

她叹了口气，再次闭上眼睛。

其实，当时她并没有把真正想说的话说完，因为她实在是太害羞了。她怎么好意思直白地告诉他，她之所以说想他少喜欢她一点，是因为她认为，

如果只是喜欢一点点的话，应该就能喜欢很长时间了吧？

她想他喜欢自己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

长长久久。

Love me little, love me long.

这是十九岁的童岸，未曾启齿的情话。

而如今，二十四岁的童岸好像终于实现了这个曾经的愿望。她依然和程少颐交往着，甚至在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，收到了他送给她的礼物——

一把塞纳河右岸独栋公寓的钥匙。

她因此幸福得红了眼眶，一边手忙脚乱地擦眼泪，一边语无伦次地说：

“这么大的房子，我以后搞卫生该有多麻烦啊！”

程少颐又抿了抿唇。

童岸已默认这是专属于他的笑容，既然他笑了的话，她也就安心了。只花了不到一天的工夫， she 就把波尔多合租公寓里的东西全搬到了位于巴黎的新公寓。

室友唐婉和她一样是波尔多第二大学的学生，不同的是，她学酿酒，唐婉学医。与唐婉这个温柔的名字截然相反，她的嘴巴简直和她用的手术刀一样锐利：“看你这副没出息的德行，是怕明天程大少爷变卦不成？”

童岸正吭吭哧哧地搬着一只瓦楞纸箱，听到她的话，停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，憨憨地一笑：“的确有点怕……”

“那你还是快滚吧！”

“得令！”

童岸欢天喜地的背影被初升的朝阳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，唐婉半倚着门，点了一支烟，喃喃道：“真是个傻妞。”

好在傻人有傻福，童岸和程少颐的恋情竟无惊无险地一路走到了第五年。如今的他们像所有老夫老妻一样熟稔亲密，甚至从不吵架。

得知童岸没有任何和男朋友吵架的经验后，她酒庄的同事们彻底震惊了：“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？”

“就是……他不怎么爱说话，一般我自己发完牢骚，就算是吵完了。”

“这么幸福！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我到时候要好好瞻仰一下这个神一般的男人！”

“结婚啊……”童岸为难地挠挠头，“我还没有考虑结婚啊！你们看，我还这么年轻，说不定，还有更好的青年才俊在未来等着我！”

一瞬间，同事们纷纷投来鄙夷的目光。

童岸傻笑了几声，赶紧找机会溜了。

程少颐没有跟她提过结婚的事，当然，更没有带她见过父母。

其他恋爱五年的人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呢？她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

她的愿望很小也很单纯，能守住现在的幸福，她就已经十分满足了。

程少颐回来的时候，童岸又缩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她睡觉的姿势像一只刚断奶的小猫，小心翼翼地蜷缩成一团，原本好好盖在身上的薄毯也不知何时被她踢到了地上。

客厅里灯火通明，却静得可怕，程少颐松领带的间隙顺手关掉了两盏灯，却不想童岸忽然睁开了眼：“啊，你回来了？”

程少颐不禁抬眼打量她，她今天穿的是上次他回国时找苏州老裁缝定做的真丝刺绣吊带裙。那匹布据说是老裁缝的珍藏，老师傅是看了他手机里童岸没事偷偷自拍的照片，才同意做给他的。

不过那老裁缝的眼光倒是犀利，童岸皮肤雪白，一袭泛着盈盈丝光的湖水绿缎裙衬得她格外娇憨动人。童岸众多的睡衣里，他最喜欢这件。

“少颐？”童岸又叫了他一声。

这回他微微挑起眉，不疾不徐地走过去，不等她再说话，已俯身吻住她的唇。迷迷糊糊间被吻住，童岸不由得瞪大了眼，下意识想把他推开，但他今晚少见的执着，一只手摁住她的肩，一只手扣住她的后脑勺，固执地在她唇间辗转。

童岸又挣扎了几下，意识到反抗没戏，索性顺从地攀住了程少颐的脖子，热烈地迎合起来。

吻到动情处，程少颐似乎嗅到童岸身上淡淡的酒香，而后脑海中忽然闪现酒酒的脸——那双杏眼顾盼生辉，那个人撒娇般挽住他的手臂，脆生生地叫他：“哥。”

他倏地一下停住了动作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合同要修改内容，我去书房一趟……你先去洗澡吧。”

“嗯，好吧。”

童岸俯身拾起落在地上的薄毯，放回沙发上，然后起身朝浴室走了几

步，忽然停住了：“你是不是又忘了吃晚饭？”

他没回答，那就是了。

童岸皱起眉：“那我去给你煮夜宵，不过家里只剩汤圆了，只能将就一下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没什么胃口。”程少颐整个人仰卧在沙发上，一条手臂挡住眼睛，明明不算强烈的光线，不知为何，他此刻却觉得十分刺眼。

童岸沉默了两秒，换上了轻快的语调：“好吧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待会儿饿了可不要反悔。”

说着，她快步走进了浴室，浴室里很快传来了“哗哗”的水声。

程少颐这才想起自己没换衣服。虽然他加班到十二点，现在整个人再挪一步都觉得脚有千斤重，但向来自律的他还是逼迫自己起身将衣服换好，洗漱完毕，这才回卧室躺下。

他没有开灯，除开浴室隐约传来的水声外，黑暗中只余下他的呼吸声。他自嘲地扯了扯嘴角——哪有什么没修改完的合同？他这种人，永远不可能把当天需要做完的工作拖到第二天。

他只是，想起了酒酒。

下午，他正在和远在北京的父亲视频通话，没想到被调成振动模式的私人电话突然响了。

他没看，觉得应该是童岸打来的。今天是周五，是她例行从波尔多回来的日子。

但那通电话锲而不舍地响了好久，他的心弦似乎被隐隐拨动了一下，现在他确信，打电话的人一定不是童岸了。

因为童岸非常懂事，打给他的电话，但凡响过五声没有人接，她便会自觉挂断，乖乖等他忙完回去。

他偏头，瞥了一眼手机，顷刻间，心底炸响一声惊雷。

那个一年没见过人的头像赫然出现在他的手机屏幕上。

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紧张，他的手居然有些颤抖。

他把手机拿起来，按下接听键，就听见那个永远快乐的软糯声音：“哥，是我，酒酒！嘿嘿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我跟你说了哦，我现在人在里约热内卢的机场。我们这次的拍摄提前结束了，头儿说，给我放一个星期的假，免得我一年到头连家人的脸都不记得了。我想到你那边刚好葡萄熟了，就准备去叨扰你几天……”

程少颐愕然地沉默了好久，这才记起自己在视频通话。

他把脸转向屏幕中的爸爸：“爸，你知道酒酒要来巴黎的事吗？”

程老先生听完只惊讶了一秒，就恢复了淡然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酒酒的性格，打从她二十岁起，那两条腿大概就没舍得着家过。”

程少颐没说话。

这几年除了过年，他也很少有空回北京的家。每逢春节回去，酒酒倒是很乖地守在家中陪父母。他只知道她如今是《国家地理》最年轻的女摄影师，其余的，他不想问，也不敢问。

“你这半年也很辛苦，干脆就趁这次酒酒过来给自己放个假吧，陪陪她挺好。”程父如此嘱咐道。

“我知道了，”程少颐慢慢收起情绪，正色道，“那我们继续说正事吧。”

童岸吹干头发走进卧室，发现程少颐居然已经躺下了。

她差点以为自己眼花，他不是说还有合同要修改吗？不过仔细想想，这样的事的确轮不到他亲自来做。

所以，程少颐向她撒谎了。意识到这点后，童岸依然镇定。

“‘真正的爱情，背后没有秘密。’说这话的人，既不明白爱情，也不明白秘密。”

很多年前，她看过的一部电影中出现过这样一句台词。

当时年少的她懵懂不解：爱情难道不该是真诚的吗？

直到和程少颐恋爱后，她才渐渐懂得，原来爱情并不如她幻想的那样简单纯粹。

想要守住一份爱情，需要学会很多技能，装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样。

她冷静地将擦头发的毛巾放在一旁，然后整个人猛地一下扑到了床上。

程少颐果然被惊动了，缓缓睁开眼睛，面无表情地打量她。

这个人就是这样可恶，哪怕到了这种时候，仍然连一句“你发什么神经”都懒得说。

但童岸对他此刻的反应十分满意，慢慢地靠过去，伸出手，用力扳起他的下巴，恶狠狠地将他吻住，然后说：“嘿嘿，刚才的事，以牙还牙，以眼……”

她话未说完，程少颐已翻身将她压在了身下。

童岸被他的吻搞得心旌荡漾，三魂七魄丢了五魄，不由得万分后悔，又多少感到庆幸，还好……他还会吻她。

还好，他们还没有完蛋。

等童岸一觉醒来后，程少颐已经不在。

望着身旁空荡荡的床铺，童岸不免有些失落，想必他又跑去公司加班了，天生工作狂说的就是程少颐这种人。

她缓缓坐起身来，无意间瞥见床头柜上稀奇地放着一张便条：早餐在餐桌上，记得起来吃。

她愣怔了片刻，随即心满意足地笑了——这应该就是程少颐式的示好了。

程少颐这个人，虽向来写得一手好字，但鲜少用在签合同以外的地方。

她忍不住将那张便条小心地拿起来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，这才珍惜地夹进抽屉里的笔记本中，然后起身去洗漱。

没想到换好衣服走进餐厅时，童岸又震惊了——今天程少颐竟然亲自下厨了！

皮蛋瘦肉粥和太阳蛋，这种东西，附近根本买不到。

他们所在的这个街区住的大都是法国人，街区超市根本不会卖皮蛋这种中国人喜欢的东西，程少颐起码得开半个小时的车，到隔壁的华人社区才有得卖。

她默默地拿起汤匙舀了一口，眼眶竟然矫情地有点湿润。

吃过早饭洗了碗也不过九点多，童岸无事可做，干脆打扫卫生。

她正拖着地，门铃竟突兀地响了起来。

童岸一怔，莫名有些心虚。

最近巴黎治安不算太好，附近偶有刑事案发生。工作后，她念书时的朋友们大都回了国，只剩在巴黎医院实习的唐婉一个。这个时间肯定不可能是程少颐回来了，也不会是唐婉。倒是上周末她有送衣服去干洗，难道是洗衣店来送衣的员工？

青天白日的，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？

她做完心理建设，吸了一口气，这才打开门。

晨光中，好奇地打量着她的，是一张全然陌生的娇俏面孔。

“嗨，我是程酒酒，你是……我哥的女朋友？”程酒酒微笑着向她伸出

一只手，脸颊上嵌着的，是两枚浅浅的酒窝。

这是童岸第一次见到程酒酒，在此之前，她甚至不知道，程少颐还有这么一个妹妹。也是，对于他的家事，童岸从来不闻不问。

如果装傻这项技能开一门专业课，童岸就算得不到满分，起码也能拿个九十九分。

童岸不禁低头打量起自己的装扮，粉蓝色的家居服、卡通拖鞋，头发随意地捆在脑后，手里还握着一柄拖把……这个样子虽然不像保姆，但作为女主人，还是有点儿寒碜了。

“嗯……少颐他去公司了，我这就联系他，你先进来吧。”

“谢谢嫂子！”程酒酒改口改得飞快，立刻拎起行李箱，进了门。

客厅里，程酒酒坐在沙发上，新鲜地左顾右盼着。

童岸则拘谨地站在窗边，一边拨程少颐的号码，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悄悄打量程酒酒。不得不承认，细眉杏目的程酒酒是个传统意义上的美人，和她不同。

她的眼睛虽大，却是不折不扣的单眼皮。有段时间留学生们之间流行开双眼皮，她经常被朋友拖去作陪咨询。医生表示，两个人一起做手术可以打折。

唐婉这个人一向市侩得很，听到打折就眼放金光，只可惜她原本就是双眼皮，用不着做手术，于是随口问了童岸一句：“这么划算，你要不要也割一个？”

“才不要呢，少颐就喜欢我这样的！”童岸记得当时自己好像是这么反驳回去的。

唐婉当即做了一个要吐的表情，还气不过，狠狠朝她“哼”了一声。

然而直到今天，童岸才知道，原来不是的……并不是她自作聪明以为的那样。

程少颐爱的，从不是她的这双眼睛。

走神的她自然没留意到电话已经接通了，那头的程少颐连着“喂”了几声，她都没有反应。

他有些纳闷，准备挂断，却猛地一下想起了程酒酒昨天的电话：“我现在人在里约热内卢的机场。我们这次的拍摄提前结束了，头儿说，给我放一个星期的假，免得我一年到头连家人的脸都不记得了。我想到你那边刚好葡

萄熟了，就准备去叨扰你几天……”

他匆匆抓起桌上的车钥匙，起身冲出了办公室。

程少颐推开公寓门时，首先嗅到的是一股淡淡的酒香味。和酒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，他能轻易地分辨出这是黄酒的味道。

童岸是绍兴人，每年回家都会喜滋滋地带一大堆黄酒过来。

“这个是用来调味的，那个是用来喝的……”她每每如数家珍。

程少颐有点恍惚，就听见厨房里那个穿蓝色家居服的背影蓦地提高了嗓门，头也不回地喊道：“程少颐，赶快给我换鞋！你不知道我上午打扫卫生打扫得很辛苦吗！”

程少颐循声低下头，才发现自己竟然真的忘了换鞋。

程酒酒端着童岸刚沏好的茶从厨房出来，看见一年不见的程少颐，当即放下盘子，跑过去，一双手亲昵地挂在他的脖子上：“哥，快说，有没有很想我？”

程少颐的嘴角渐渐扬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，他轻轻摸了摸她刚剪没多久的头发：“怎么突然剪头发了？还有，你怎么越晒越黑了，就快变猴子精了。”

“哥，你到底会不会聊天啊！”程酒酒气呼呼地松开了手。

童岸此时正在处理买回来的虾。程少颐的妹妹来了，作为女主人，她怎么也得亲手做几个菜，以尽地主之谊。

半掩的厨房门外隐约飘来两个人谈话的声音，还有程酒酒时不时的笑声。

她一个哆嗦，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竟出了一头冷汗。

她手忙脚乱地伸手去擦，身后却传来程少颐的声音：“你难得休息，别做饭了，我们出去吃吧。”

“不要。”她声音虽小，却很固执。

程少颐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那好吧。”

程酒酒一整顿饭的工夫都在忙着吃菜和赞美童岸的厨艺：“天哪！嫂子，我哥上辈子是积了多少德，才能找到你这样既漂亮又会做菜的女朋友！”

童岸被夸得有点讪讪然：“也没什么吧……我也就只会做几个家乡菜。”

“不不不！已经很厉害了，我只会泡面！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吃饭，嘴再甜也不会给你零花钱。”程少颐沉声打断她。

程酒酒肆无忌惮地朝程少颐扮了个鬼脸：“我现在赚的也不少了，又不是以前，才不稀罕你给的零花钱！”

一顿饭吃下来，童岸如坐针毡。

五年来，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程少颐，温热的、鲜活的。哪怕这种温热与鲜活只是相对与她相处的那个他而言，也足够令她感到畏惧。

饭后，童岸起身去洗碗，程酒酒嚷嚷着要帮忙，被程少颐无情拆穿：“你方便面都只买盒装的吧？没事别添乱。”

被戳穿的程酒酒气得塞了一块水果到他嘴里：“哥，你不说话，真的没人当你是哑巴！”

夜里，程酒酒理所当然地留宿在公寓。

公寓除开衣帽间还有四间房，哪怕程少颐和童岸各据一间作为书房，也还空出一间。程酒酒洗完澡出来，问程少颐：“对了，昨晚爸打电话跟我说你这几天刚好休息，可以陪我四处观光？”

“嗯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，我是觉得稀奇，你这种工作狂竟然舍得浪费时间出去玩……”

“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”

“好像还真没有……”说着，程酒酒看向坐在沙发另一侧的童岸，“嫂子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？我之前来过几次巴黎，这次想去些没去过的地方。”

童岸正在翻看下半年酒庄新产品的宣传册，她第一次作为主力研发的“The Darling”下周就要正式面市了，难免觉得有些紧张。

“抱歉啊，我刚才在想事情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酒酒是问你，有没有什么地方推荐给她参观，比较特别的。”是程少颐的声音。

他倒是少有的越俎代庖。

童岸愣了一下，随后笑道：“葡萄酒博物馆去过了吗？”

“这个还真没有，那就那里吧！”

“行。”她本是随口提议，没想到程酒酒竟然真有兴趣。

“对了，大嫂，我看你在看酒庄的宣传册，你喜欢葡萄酒？”

“嗯……我是这家酒庄的酿酒师。”

“哇，这么帅！”程酒酒一脸真诚的崇拜。

不自在了大半天的程少颐忍不住看了眼表：“都十一点了，你也坐了一天飞机，早点去休息吧。”

“好咧。”

“等等！”童岸赶紧叫住程酒酒，“那间卧室一直空着没人住，平时打扫得不是很频繁，我再去收拾一下。”

“好啊，大嫂，我们一起吧。”程酒酒说着，自然而然地跟了上去。

程少颐望着两人意外和谐的背影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一些。

还好，不如他想的那样难。

童岸原本没打算让程酒酒帮忙，但耐不住她一再要求，只好让步：“擦一擦床头柜就好。”

程酒酒擦着柜子，问她：“对了，嫂子，你跟哥在一起多久啦？”

童岸正在铺床，听到她的话，险些被床脚磕到，过了半天才抬起头，语气略有迟疑：“五年吧。”

“这么久了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！”

童岸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“那，我哥是怎么跟你表白的？他这种人……我实在难以想象！哈哈！”

告白吗？童岸铺床单的手一顿……才没有那种好事。

认识程少颐的第二个月，她欠着他的钱还没有还完，每次一点点汇过去时，她都觉得无比忐忑。

在这期间，程少颐一次都没有联系过她，似乎也并不关心她到底要多久才能还完。

直到有天傍晚，波尔多突然下了雨，她没带伞，一个人冒雨从学校跑出来，就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，没熄火。

那辆车她曾厚着脸皮蹭坐过，自然认得是程少颐的。

他为什么会来这里？童岸的第一反应是，他是来找自己催债的。

她一路狂奔过去，紧张地敲他的车窗，大声道：“真是对不起！我下个月应该就可以还完了……”

车窗渐渐放下来，童岸发现，车内只有程少颐一个人。

“上车。”他说。

她这次可学乖了，这种便宜，还是不占为好。

她摆摆手，说了声“谢谢，不用了”，转身要走，车里人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些：“叫你上车。”

她傻傻地回过头，隔着蒙蒙的细雨，就看见他的眼睛。

那双眼睛是安静的、漆黑的，像清冷的大海，裹挟着浩瀚的风声。

从没有恋爱过的童岸一下子栽在了那个溺死人的眼神里，她稀里糊涂地就上了车。

将车子开到她公寓楼下后，程少颐侧过身来，替她解开安全带。

这种特殊的待遇，这么暧昧的距离……童岸下意识地往后一缩，蓦地发现背后就是靠椅，她根本无处可躲。

程少颐的吻落下来的时候，她不由得做出此生最愚蠢的举动——双手高高地举起，眼睛瞪大成鼓泡眼的金鱼，狼狈得像极了一个就地投降的俘虏。

然后程少颐笑了。

那是一个非常节制的笑容，他微微抿起嘴唇：“你是不是没有和人接过吻？”

童岸就差拿脑袋拼命撞玻璃了，但她又有点不服气，颤声道：“谁……谁说的！我以前亲过我小表弟！”

虽然，她的表弟当时才三个月大。

那就是童岸记忆中，他们恋爱的开始了。后来，他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，吃过成千顿晚餐，然后是毕业那天，他送给她这里的钥匙。

他什么都做过，唯独没有对她说过一句“我爱你”。

想到这里，童岸抬起头，摆出一副稀松平常的样子，对程酒酒说：“少颐认识我的第一百天，带我去拉菲酒庄品酒，饭后我们在古堡前的草地上散步，他突然停下来牵起我的手，问我能不能和他交往。”

是不是有点太虚假了？说完，童岸丧气地想，这简直跟电视剧里男主角求婚的场景一样。一般人应该不会这么浮夸地表白吧？

没想到程酒酒居然听得津津有味：“哇哦！厉害了！真看不出，我哥竟然还挺浪漫的嘛！过去是我太小看他了！”

童岸回到房间时，程少颐果然已经睡下了。